

裂缝

早上煮鸡蛋，放进锅里时手滑，鸡蛋一下滚落，清晰听见“咔嚓”一声，显然鸡蛋壳被损坏了。我没理会它，等到煮熟揭开锅盖，蛋黄蛋清满锅都是，剥开壳后鸡蛋空出很大一个洞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又拿到一个破损的鸡蛋，但我在破损处抹上了一些盐，煮熟后俨然一个完好的鸡蛋，蛋黄蛋清一点儿也没溢出来。

同样是破损的鸡蛋，蛋壳都有裂缝，只是在其中一个的裂缝处加了一点儿盐，结果却完全不同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那次经历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当时，家里的责任田有好几块在半山腰上。因为山上植被差，到了夏天，一遇暴雨，洪水就顺着山势而下，冲走地里的泥土。有一次暴雨后，一块地靠近山体那一侧，因为水沟太小，被积水淹没了很大面积的



土地。几天后积水慢慢浸干，但地里出现了半尺左右宽的裂缝，我们没有理会它。然而，不久后的又一场大雨，山上的水凶猛地朝着这个裂缝里灌，裂缝越来越大，一大片土地坍塌了，形成了一个小半亩的地坑，种植的庄稼几乎全毁了。

一位老农指点说：“要畅通水渠，让洪水顺利通过。”按照他的办法，我们把靠山那侧的水沟挖

大挖深，并在地里开了两条横沟、两条纵沟，让土地成了井字形。从那以后，不管再大的洪水，土地都安然无恙。

洪水遇到裂缝，因为通道不畅，水便憋足了劲儿往里面钻。而一旦有了自由通道，再桀骜的水也被驯服了。

裂缝是一个现象，生活中无处不有。因为有裂缝，细微处的损坏便造成整体的毁灭。但裂缝，同时也是出口。

每年春天，家里会孵化小鸡。孵化达到时日，小鸡就会在里面活动，努力撑破蛋壳，脱壳而生。有的蛋壳撑不破，小鸡就会用嘴使劲儿啄开一个小孔，然后用力往外钻。那段时间，母亲几乎隔几个小时就让我观察一次，帮助那些实在撑不破、啄不开蛋壳的小鸡敲破一点儿蛋壳，不然小鸡就会在里面死掉。蛋壳上的小小裂缝，就成了小

鸡生命的阳光通道。

我多次见证了木匠师傅的“别有用心”。他们在制作家具时，特意在接榫处留一些缝隙，不会做得太满，甚至要有意弄出缝隙来嵌入一些木楔。我曾好奇地问原因，他们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这样很牢固，不容易变形。”后来，我才总算明白，裂缝其实是为了顺应热胀冷缩的原理。

有裂缝，这是生活的真实。生活中有太多的裂缝，自然的、情感的、明显的、隐藏的，明义的、寓意的，表皮的、深层的，长的、短的……

有人说：“生命总要有裂缝，阳光才照得进来。”很多时候，裂缝既是进口也是出口。善待生命中、生活中的裂缝，宜“进”则“进”，宜“出”则“出”，那它也许就不失为一道风景。

周汉兵/文

不做别人舌头下的奴隶

耶律楚材先后辅弼成吉思汗父子30余年，担任中书令14年之久。他提倡以儒家之道来治理国家，并制订了各种施政方略，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儒。

弭大用曾是皇宫的一名古琴侍诏，作为皇家的御用琴师，他弹琴的水平很高。耶律楚材酷爱弹琴，所以拜他为师。在当

时，弹琴可是大儒们的爱好，也是他们的脸面，他们每次聚会都要比试一下琴技。

有时候，耶律楚材眉飞色舞，弭大用问他：“有什么好事？”耶律楚材说：“我们今天聚会，我演奏了一曲，大家都说好，说我是少有的天才，让我浑身充满了力量。”

可是，耶律楚材有时候却愁眉不展，弭大用问他：“有什

么不好的事？”耶律楚材说：“今天我们聚会，我演奏了一曲，大家都说不好，说我弹琴毫无章法，简直一无是处，让我心灰意冷。”

有一次，耶律楚材被批评惨了，找到弭大用说自己不想学了。弭大用问为什么，耶律楚材回答：“大家都说我不是弹琴那块料，老师，他们说得对吗？”

弭大用说：“他们的舌头长

在你的嘴里吗？”耶律楚材摇了摇头。弭大用说：“你既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好，也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糟。相信自己的实力，不做别人舌头下的奴隶，那你就活得很快乐。”

人生在世，难免被人评头论足，我们要做的是：认清自己，不要被别人的评价所左右；做自己认为对的事，并持之以恒。

一笔春秋/文

他人的目光

朋友告诉我，有天早晨他急着出门，匆忙间穿了两只不同的鞋子，到单位后才发现。结果一天下来，竟然没有一位同事注意到。他想，这还是鞋子呢，如果是袜子，就更不用担心了。他决定以后只穿自己觉得舒服的衣服，不再考虑颜色、款式等——为自己穿，而不是考虑别人的视觉感受。

如果有人问我，昨天某位同事穿了什么鞋，我肯定是答不上来。别说鞋子了，连衣服都是。除非那位同事穿了非常特别的服饰，比如我曾见一位同事的外套背面，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

梵高的名画《星空》，而且并不是一小块的点缀，是整个背面——一幅完整的画。走在路上，就像把星空背在了肩上，这真是“负重前行”“星光璀璨”，而她真成了“画中人”。

我们常谈及他人的目光，又说这目光构成了牢笼，每个人多少都生活在其中。实际上，他人的目光不过是人们臆想的笼子，门是开着的；那些栏杆，也并非实体，而是我们心中的栏杆投射在地面的影子，可以轻松地踩踏而过。

周春梅/文

怕

一天清晨，我脚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，看见小区的草坪上，一个男子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在那里挖野菜，看样子应该是一对父子。男子跪在那里挖，孩子则蹲着袖手旁观。看到这一幕，身为教师的我，立刻就犯了职业病，冲男子喊道：“让孩子动手呀！”男子抬头望望我，笑了笑。我怕他没听清，又喊了一遍。这回他听明白了，说道：“孩子弄不好，我怕他脏了手。”

又一天，在公交车站等公交车，站

牌附近有一汪水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偷偷踩水玩。她妈妈在道边摆摊卖蚬子、海蛎子等小海鲜。只要孩子一进入到小水坑里踩水，妈妈就会大声呵斥她，孩子赶紧从水里跑出来，然后趁妈妈不注意，又去踩水，踩得水花四溅，“啪啪”有声。看得出孩子特别开心，我被感染了，记起幼年时雨后光着脚丫在水沟里蹚水的情景：浑浊的黄泥水冲击着双腿，力量大得让人站不稳，脚丫紧紧抓着水底的细沙，那种细腻的感觉是无法描述的。

怕脏了孩子的手，怕脏了孩子的鞋，家长怕这怕那，偏偏不怕孩子少了体验与实践。手脏了可以洗，鞋子脏了可以刷，而在儿童期应该有的各种体验没有体验到，才是最可怕的。有些事错过一时，可能就错过一辈子。

迂夫子/文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